

43480

B



[Handwritten scribbles]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陸贄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
 或川漬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
 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
 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
 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
 慙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回陳事體
 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
 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番借訪類會行旅所
 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已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規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
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
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
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
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
之恩霑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
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
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
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
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懼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立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親覩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有司諱災朝廷虞恤小民有轉死溝壑耳宣撫
以收人心是救時切務而文持悽惻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陸贄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依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間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竒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正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唯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旣足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璟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瀆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獎道、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存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格心至
論言人
所難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
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
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
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
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
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
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
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
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

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
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
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
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
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
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
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世情并
公辭私
之法實
如此

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
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
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
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
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
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
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
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責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

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
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
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
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為矧
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
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
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
弟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
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

古人如此清

如此委

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不傳。二臣之寃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實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四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危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恣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

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

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
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
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
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
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
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者
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
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怒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
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
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

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
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
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
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
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
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
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恹黎庶而又交通私賄
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
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
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

古義論 卷一
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
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
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
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
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
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
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
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
過無辨者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
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

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
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
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
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
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
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
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自見可欲何能
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
谿壑成災毫末旣差丘山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

人情之至

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二，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寧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

陛下踐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伐，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刑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

古奏議
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一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旣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

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於苗燦折猜疑于通賂折貪賄真是奉公格心之論而溫厚曲暢言直氣平漢疏雖佳未見粹白如此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

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儉狃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

古義

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

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叙。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卽召禍而

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毗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畧藜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

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多方以慢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佳。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今措置乖方。課責

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夷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

遷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

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願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克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災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

軌之所以行車街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
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
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術律度無章則
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
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
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
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
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
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
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衰貶旣闕

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
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
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
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
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爲解旣相
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
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
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
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
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摧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之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西河隴右三

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勦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軍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失望之意，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自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

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

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旣委其事旣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闔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任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克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其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

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蠱賊軍旅之膏盲也蠱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盲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二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

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

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并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商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二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古來如晁錯趙充國廉頗李牧閉將略而其大
端不過屯田徙塞生養戰守爲經久紓徐之計
非如後來貪功生事任勇敢而快一時者如貳
師驃騎之類也宣公此疏俱屬石畫與晁錯趙
充國相參合而其量中國之盛衰夷狄之強弱
以因時制宜則充百世可行者愚竊以今之時
中國內耗而夷狄中疆資糧不奉軍而借之以
餌寇將帥不恤士而委之以和戎幸而戎心无
圖大之謀軍士无迫戰之苦尚可徼幸無事倘
戎心不測軍墮變生內外應響不可爲矣識者
不能不爲三復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陸贄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
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
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
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
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
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
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腹禮著造士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王之在璫抵

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壞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懼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

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
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
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
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
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
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
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
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
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
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
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
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
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
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出
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
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
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
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

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靡。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耀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

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太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旣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蒞肅物好善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未居媿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呐呐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

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

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伯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

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

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於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

勲。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春官。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失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

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

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乎。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入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擿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

是眩惑自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宸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揀才任吏之法備矣入情而恕量理而嚴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陸贄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

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
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競誘姦疇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
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
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
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
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
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曰科一曰戶

口增加一曰田野墾闢二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
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
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
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
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
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
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
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
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
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丞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污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旣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

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蹙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常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計其數。足以誘導墾殖。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妨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增戶加稅。闢田俗吏賈虛聲者。往往僞爲之。若平法寬民。如宣公所謝真富人固本之要術。長吏所宜熟讀。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
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恆懼夫
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
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
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
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

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歛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疇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大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
檐囊行復貸假重計累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
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鄜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求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
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

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事叅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於價錢廣其糶
數穀若稍貴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歛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
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
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未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備水旱在立義倉此井田以後第一仁術而要
之法無不良存乎其人若貪冒有司因而爲利
無藉豪猾因而侵欺田籍虛存其數倉籍實無
其糧官有升遷則貪冒已去或貽清白之憂人
有遞管則侵欺莫究或被無辜之害設使
之不支倘作權宜之那借卽非貪盜亦有流移
若上下確守此法官民盡屬忠良豈惟一夕之
需實備九年之蓄愚故以此法之行當先以務
本節用輕徭薄賦爲本而尤莫善於任人

其六論兼并之家稅歛重於公稅 陸贄

國家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

之榮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
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
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
前代致有風俗訛靡阡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
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
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
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
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
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糶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
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石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
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
而兼弁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稼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
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
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
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
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徵違。徵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
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
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
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
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
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又聞疾苦十分。
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
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
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
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

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亦卽仲舒限田之遺、而裁減租價、則尤近時可行之法、大較貧民力田者、可憫而富家倍糴者、亦可虞、今時之兼併者、特見在勢豪三吳間、往往見之、而鄉里才頑、欺官詐命、在在有之、或恃世爲佃戶、以一畝田而甲乙互租、或倚一主勢而假借不足之例、而欺瞞善俗、而又有私稅不懲、其逋公賦不勝其索、貧因得利而肆富、漸倍償而貧中人無勢、有田之家、每每患此、若循良有司、每年驗年歲之盈歉、相地方之凶豐、收成之際、令甲父里老從公定租、計獲爲稅、明示其處、田熟該租若干、有開報不公者、許諸人首告、嚴法之如此、則租價定矣、租價從官、裁定富豪難于無弁、貧絹不敢侵漁、公賦私租、兩有實益矣。

論水災疏

歐陽修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溟、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逸、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壘壘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

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陞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濶。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

如此處
借嫌破
嫌是進
諫一法

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

假說庸
人不是
以破其
應

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
人。媿。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
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
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
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
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
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
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
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
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

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
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
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
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
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群。兵。窺。覬。陷。于。大。禍。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
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
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
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
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

如此亦
是合情

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
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
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
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
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
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
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官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
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
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誦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
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

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
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
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
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竒材但於今
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
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
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
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
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之知耳臣之前奏乞留中

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據簡宗廟則水爲災而重建儲一節最爲鉅識
狄青之議雖是恐未必然蓋歐陽公鑒五代之
亂多起武人故于
此事獨爲深慮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茂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所採冀禪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共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乘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古者諫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
明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
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
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
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
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
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
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
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
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
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
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
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
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
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
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
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
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慈哀憐。移置湖南。
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
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并不以中滯
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
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
絳荐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
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
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
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
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
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
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
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
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
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
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
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
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諫官卽不是救之爲國體歐陽公持之矣至言諫
人主難易屬至論其言忠邪公私極盡情態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害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

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

古奏議
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刑。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蓄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

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水洛城不可罷。而狄青劉滬統紀宜肅如此處分。兩完。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達欲廣陷
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

至論

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調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古奏議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陳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賢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諂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願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口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說衍淹琦弼之始末不可罷去而於重國惜賢之意尤急○儒者每迂言臯夔稷契乃韓范富歐近亦不易得讀此令人景慕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論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調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紀起居注之臣企以德音宣論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日辭見金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

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金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金書之。已上事節。金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賞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金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金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金乞更不進本所。賢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史諫官一體皆所以著人主行其所畏懼故歐公于史官日曆請之特切○史官以忠誠兼才者為主而才輔誠庸才浮藻供應故事者非史也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尚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獻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監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成平用兵十五餘年旣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嗣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

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歿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耳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

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

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耳。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朽腐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

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耳。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

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因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耳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以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畱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

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密，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如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

古奏議 八宗
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且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耳。

文四大段俱總習將畧非文士也。稍緩而乘間急攻之。此是兵法惜乎當時之議皆姑欲就和而憚于攻以貽金遼之困。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脩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

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

纒入劫
執中乃
杜韓范
富對頭

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

切中情
事可勝
感嘆

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
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
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
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
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
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
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
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
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
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

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
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
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
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
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
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
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公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
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
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
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

轉照
有情有
力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
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
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
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
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
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
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
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
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
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
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
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
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
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
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
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好疑自用與下爭勝此察主易犯之病只此一
意翻覆打出真如川雲嶺月

議學狀

歐陽脩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

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于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旣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

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

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

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糒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

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此是有關係學校文字不可不看○方今文士浮名競進於察德考行之意荒矣而上之人亦特於浮文中欲正士習詎知生心害事者之不止於此乎且欲慎重詳察而失之苛細傷雅道亦可慮也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

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與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

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况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為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為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為國計者、

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歐公持不和之議，大議遠識也。五問已洞禍本，但歐公能言而當時無任之者耳，可惜可惜。



